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刘魁立 主编

荷马诸问题

Homeric Questions

[匈] 格雷戈里·纳吉 (Gregory Nagy) 著

巴莫曲布嫫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刘魁立 主编

荷马诸问题

Homeric Questions

[匈] 格雷戈里·纳吉 (Gregory Nagy) 著

巴莫曲布嫫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6 as HOMERIC QUESTIONS by Gregory Nagy,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Texa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t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Translation Agre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本书中文版由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170号

除特别说明之外,本书装帧和内页所用的线条画均为瓦莱莉·韦尔费尔(Valerie Woelfel)绘制。承蒙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惠允提供并授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诸问题/(匈)纳吉(Nagy, G.)著;巴莫曲布嫫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学术文库·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ISBN 978-7-5633-7522-6

I. 荷… II. ①纳…②巴… III. 史诗—文学研究—古希腊
IV. 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469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16

印张:23 75 字数:328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4000 定价: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总序

我曾经主编过一套翻译著作丛书，名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那里所收的外国学人的著作大都是经历过上百年历史考验的学术名篇。20年前翻译出版这套著作自有它的历史背景。关于编辑的初衷，我曾经这样记述过：

……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缺少了参考和比较，限制了中国学者才智的发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进步缓慢，研究难以深入，甚至使我们的许多优长也渐渐失去光泽，有的甚至变成不断重复的陈词老调。大家都痛感有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必要。为此，首先要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全面掌握和分析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同时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至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于是，1985年开始，我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希望能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免去学人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希望我国学界能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充分

利用我国的优越条件，作出我们出色的贡献，在广泛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更高更强的声音。

这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20年过去，至今学界对它仍有需求，于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重新再版。我以为，像《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图腾崇拜》等著作仍是有关学者不能不读，而且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然而，和一切事物一样，学术思想总不会停滞不前，总要不断发展。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新的学说体系总会不断涌现。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学坛的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于是我想，应该不断地将国外学人的新成果纳入我国学者的视野，成为我们学术建设的参照。这不仅会活跃我们的思路，对我们的研究有益，而且会日益增加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共同语言。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翻译工作，虽不及日本等一些国家的介绍国外学术进程的快速和全面，但是，我们今天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十分在行的中青年学人，他们有理论功底和分辨眼光，能够把国外有关领域的最有新见、最有影响的著作选择出来，提供我国学人参考。于是，在四、五年前，在和一些同道商议之后，确定编辑出版一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作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的姊妹篇和当代续集。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过一些周折，现在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重任，这对学界同仁说来是一大幸事，对各位译者说来也是一大幸事。

民间文化饱含着民众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今天的生活现实。当我们说要继承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要关爱、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和优良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爱、保护和发展当然是在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本质、形式、功能、价值、既往历史和未来趋向等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研究是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它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研究虽然对象不同，视角有异，然而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民间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少见。由于这一层原因，也由于有关学者的艰辛努力，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不断地把握世界学术的脉搏，不断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进程，以利于我们对自己民间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以利于作出新的学术建树，从而使我们的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有更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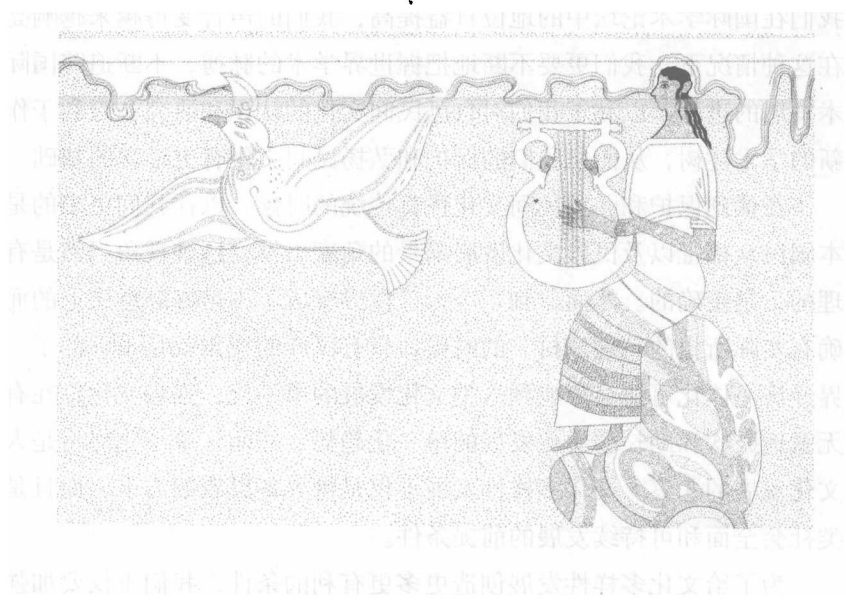
在谈到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本国民众福祉以及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这种视角当然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成了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确有实际所指的“地球村”的时候，只有民族的视角就是不够的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影响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强势文化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吹和助长着文化发展的单一化趋势，然而，单一化终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悲哀。文化多样性发展不仅是世界各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了给文化多样性发展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加强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而且要广泛地吸纳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扩大交流，不断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殷切期望这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间文化是一泓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是一棵永世长青的生命树。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有了这生命树，有了这生命泉，才会赢得一个更健康、更幸福、更和谐、更绚丽的明天。

刘魁立

2008年1月于北京



《壁画》“里拉琴歌者”：约当公元前 13 世纪，复制自皮洛斯特城宫殿君主室残片。现藏美塞尼亚的凯罗亚博物馆。

译者的话

一、关于作者

哈佛大学的口头文学研究肇始于 1856 年，至上个世纪 30 年代前后成为口头诗学 (Oral Poetics) 的学术旗舰，其间经历了以蔡尔德 (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 (George Lyman Kittredge)，帕里 (Milman Parry) 和洛德 (Albert B. Lord) 为代表的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逾 150 年的学术传统。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中，作为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希腊文学专家、口头诗学理论家、印欧语音韵学家，本书的作者格雷戈里·纳吉 (Gregory Nagy) 在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领域中成为术有专攻的第五代学者和理论权威之一。

纳吉教授于 1942 年 10 月 22 日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1962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古典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1966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古典语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古典学讲师 (1966—1969)、古典学助理教授 (1969—1973)、霍普金斯大学客座副教授、教授 (1973—1975)、哈佛大学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教授 (1975—1984)；1984 年荣膺哈佛大学弗朗西斯·琼斯古希腊文学教授和比较文学教授至今，其间历任民俗学和神话学学位委员会主席 (1980—1987)，文学学位委员会主席 (1989—1994)，两度任凯尔特语言文学系代理系主任 (1986—1987)；

1990—1991), 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Milman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副监理、代理监理、监理(1991年至今), 古典学系系主任(1994—2000), 希腊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至今)。其主要的学术兼职和荣誉学衔有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学术委员(1977), 古根海姆杰出学者(1977), 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 美国语文学会主席(1990—1991), 国家人文学术夏季研讨班基金会主任(1984—1989)等。

纳吉早年的成名作是《希腊和印度步格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c Meter*, 1974), 其方法论被誉为印欧语言传统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此后他出版了一百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和一系列学术著述, 代表性的个人专著主要有:《阿开亚人的佼佼者:古风时期希腊诗歌中的英雄观》(*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 1979), 该著荣获古德温优秀著作奖(美国语文学会, 1982), 《希腊神话与诗学》(*Greek Mythology and Poetics*, 1990), 《品达的荷马:往昔史诗的抒情遗韵》(*Pindar's Homer: The Lyric Possession of an Epic Past*, 1990), 《作为演述的诗歌:荷马及其后》(*Poetry as Performance: Homer and Beyond*, 1996), 《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 1996), 《柏拉图的史诗吟诵片段与荷马的音乐:古典时期雅典的泛雅典娜赛会及其节日的诗学》(*Plato's Rhapsody and Homeric Music: The Poetics of the Panathenaic Festival in Classical Athens*, 2002), 《荷马的回应》(*Homeric Responses*, 2003), 以及《荷马的文本与语言》(*Homer's Text and Language*, 2004)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的传世之作《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出版40周年之际, 纳吉与其哈佛同道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作为该著第二版的

编辑，共同重新撰写了长篇导论，对这部口头诗学的重要文献及其理论和方法论作出了翔实而精审的论述，透发出深厚的学术功底。

作为哈佛大学弗朗西斯·琼斯杰出教授，纳吉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家。他常年开设的讨论课程有“古代希腊诗人的城邦观念”、“希腊神话概念与当代理论”、“古代抒情诗原理：比较研究法”等；多年以来，“希腊文明中的英雄观”（Concepts of the Hero in Greek Civilization）一直是哈佛大学的基础课程之一，“口头传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Oral Traditions）则是古典学系和比较文学系一直保留的精品讨论课程。与此同时，他还长期活跃在北美和欧洲的诸多著名学府，担任研讨会教授和系列讲座教授。纳吉这些年在美国高校的人文学术课程中，率先倡导将国际互联网的数字技术与多媒体的远程教学活动整合为一体，并以其领导的哈佛希腊研究中心的网站为依托，通过“虚拟教室”将哈佛课程和教学资料推向公众社会，尤其是在希腊史诗传统的在线教学工作中形成的实验性工作模型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因此他也被誉为美国当代教学技术革新的“主帅”。此外，纳吉主持的“荷马再发现：诗歌与演述”（“Rediscovering Homer: Poetry and Performance”）成为哈佛远程教学项目（Harvard@home）率先推出的系列可视化讲座之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纳吉作为哈佛大学威德纳学院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监理人之一，一直致力于维系和发展哈佛历代学者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悠久的学术传统，在资料学建设、数字化档案管理以及多相化的文献整理研究中，为推进口头传统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长期发展规划中，建立起

一支有深厚理论功底和研究实力的学术梯队。此外，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还吸引了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中青年访问学者，推进了国际交流与跨学科的学术对话。

作为一名资深的古典学者，纳吉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古典语文学、古希腊文学、神话学、印欧音韵学、修辞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和口头诗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立足于书面文本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高度关注古代希腊诗歌文本的口承性及其演述传统的复原性比较研究，在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学和希腊文化研究的范畴，对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相信读者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也能充分领略到纳吉教授厚积薄发、胜义迭出、卓有洞见的学术思想。

二、本书的翻译与志谢

关于本书的学理意义，我希望以另外的方式来进行解读，这里就不赘言了。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有赖于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说来话长，这里略述经过始末，以志由衷的谢忱。

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我作为访问博士研究生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学，主要任务是围绕学位论文进行独立研究，其间有幸跟姐姐巴莫阿依一道成为纳吉教授“口头诗学与修辞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7. Oral Poetics and Rhetoric: Seminar 2000）讨论课上的两名“特殊学生”。记得当时他以“克里特岛人的谎言”（*Cretan Lies*）为主线，沿波讨源，步步深入，通过口头艺术与视觉图像的丰富资料进行参证比较，将

我们带进了古代文本与口头传承那经纬交织的华野天地……那时的纳吉经常穿梭在波士顿与华盛顿特区之间，兼顾着哈佛校本部的教学与希腊研究中心的管理，尽管他常常拎着旅行箱出现在校园，但每堂课下来的当晚，他都要亲自在轮值学生完成的课堂讨论笔记上批复具体的意见，并作出小结，然后通过邮件列表发回给大家……举凡我们有任何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予以书面解答，不时地穿插一些好玩的古典学典故以活跃气氛；百忙之中还会记得邀请我们两姊妹一同去观看伊朗第一位女导演的新片首映……因而，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我们都为他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和平易近人的大师风范而叹服，也为他授业解惑、诲人不倦、不遗在“远”的职业精神所感染。在问学哈佛的短暂岁月中，我们与纳吉教授的“相遇”为那段繁忙而充实的时光雕刻上了最难忘的印记。回国之后，从完成本民族史诗演述传统为主题的田野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到给研究生开设口头传统研究方法论的专业英语导读课程，纳吉教授的口头诗学主张、教学方法和学术视野，一直都像是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在引导着我……久而久之对口头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有了更深一些的理解和领会，于是也就有了“翻译”的念头。一方面，我想以实际行动来回报自己从纳吉教授和他当时的博士生助教凯瑟·迪欧（Casey Dué，毕业后在休斯敦大学的古典学教研中独当一面），以及讨论课上的同学们那里受到的莫大教益，尤其是玛丽·劳布（Mary Laub）在课下一直给我们的特别关照，这已然成了我由来已久的一个“心结”；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将纳吉的学术思想和哈佛的学术传统介绍给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国内同仁和研究生，这与自己近年调整后的专业研究方向也是契合的。

大概是在 2003 年圣诞节前夕的问候邮件中，我跟纳吉教授提到了《荷马诸问题》的翻译，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他的回应和支持，他将给我的回复同时抄送给了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工作团队（CHS Team），此后的翻译工作一直是在纳吉本人和这批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得以推进的。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都在哈佛当年那堂讨论课的邮件列表中。因此，首先要感谢纳吉教授的信任和鼓励，尤其是他在百忙之中给我及时的答疑，并在版权联系和后续的出版环节上亲力而为，作出了全面的协调和周到的安排；感谢纳吉的夫人奥尔加·戴维森博士（Olga Merck Davidson）的格外关注，她是近东诗歌传统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在古典波斯史诗《王书》（the Book of Kings）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为了本书涉及的比较研究案例，她通过好友 Niloo Fotouhi 女士特地将自己关于波斯古典诗学的研究文集连同纳吉教授的几部新著惠寄给我作为参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工作团队一直都是我工作的主要动力：除了由衷地钦佩他们的集体协作、专业精神与工作效率之外，让我更加难忘的是我们彼此因格里格（纳吉的昵称）而结缘，进而通过网络的无形桥梁建立起来的真诚与友爱，跨越了时空与学科的分界，无论怎么表述都难以传达我一直铭戢于怀的感动和感激。这里我要特别道谢的团队成员有：信息技术与出版部主任莱昂纳德·米尔纳（Leonard Muellner），在翻译书目与版权许可的权衡与定夺过程中，他给予了决定性的建议，并且自始至终都以“闪电速度”回复我所有的技术问题；图书馆的负责人和影像资源专家吉尔·柯里·罗宾斯（Jill Curry Robbins）博士不仅为本书的出版组织了四百多兆的高清晰电子图像资料，亲自为每一幅线条画撰写了文字说明，还解决了所有图像的授权使

用许可，为此她加班加点却毫无怨言；Outreach 项目主任肯尼·莫雷尔（Kenny Morrell）教授对中国史诗传统的关注和他给出的建议，一直让我倍受鼓舞。这里要专门提及专攻中国与希腊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的瑞丽（利萨·拉斐尔，Lisa Raphals）博士（也是纳吉的老学生，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除了她给予我的翻译以细心指导外，我们俩在电子邮件中的漫谈式讨论也让接到抄送邮件的纳吉教授开怀不已。此外，纳吉、CHS Team 与我之间的两百多封邮件也经常打扰到中心的其他学者和纳吉在哈佛校内外的几位同道好友，他们的关注让我多了一份压力，也多了一股动力。当然，还要感谢 2000 年秋学期纳吉讨论课（comp. lit. 207）上的各位同学，他们一直在我的“哈佛印象”中，是最棒的 Group；大家留在我电子邮箱中的课堂讨论笔记和专题发言，则一直是我治学和教学中的参考。

纳吉教授在本书的《跋》中特地引用了当代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康利（Robert J. Conley）的一首诗作，深有寓意。这首诗在原著中享有独立版权，中文翻译也就遇到了相应的授权许可问题。有幸的是，在美洲印第安人作家网（Storytellers: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Online）的负责人卡伦·斯特罗姆（Karen Strom）女士的热心帮助下，康利很快就回复了我的问询函，并无偿地提供了该诗的中译版权，还热心地传来了自己的创作档案资料。这里让我们——受纳吉教授的委托——向这位切罗基印第人的杰出作家和斯特罗姆女士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美国考古学插图艺术家瓦莱莉·韦尔费尔（Valerie Woelfel）和摄影家吉纳维芙·希夫纳尔（Genevieve Shiffrar），也当出现在我们鸣谢的人员之列，她们为本书的出版特地向哈佛大学希腊中心图书馆及时地提供了所需的

图像资料，方使本书的装帧设计与内容交相呼应。

本书涉及多种语言的史诗传统。除了向作者本人咨询和求证之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法语和拉丁语问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编审余中先先生的指教；梵语、印度语的注音和解释，乃至有关印度文化的疑难问题，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郑国栋先生的倾力相助；德语方面的问题则有赖本所同事热依汗·卡德尔副研究员随时伸出的援手。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与我一道分享本系读书沙龙“重读经典：荷马史诗”的美好时光，他们颇有心得的阅读笔记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探索人类的口头表达文化之根的认识论意义。这里尤其要感谢朱刚同学一直以来的协助，本书术语简释部分涉及的印度当代口头史诗传统案例的英文资料查核，加上索引部分的页码核对和原著参考文献的校订，让他付出了太多的个人时间。

我要格外感谢我的好友、康奈尔大学古典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亚伦·泰特（Aaron P. Tate）多年来给我的鼓励和帮助，通过上千封的电子邮件，我们之间关于古典学、荷马文本和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讨论，一直在督促我不断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与专业缺欠，本书的翻译也从这份长达十年的学术友谊中受益匪浅。

本书最终得以付梓出版则有赖于中美两所高校的出版社之间达成的通力合作。这里尤其要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版权部经理劳拉·扬·博斯特（Laura Young Bost）女士自始至终给予中方和译者的理

解和耐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出版这套译丛的全力支持，还有责任编辑吴晓斌的不断督促和辛苦劳作。

以上致相关方面的感谢，也是“我们的”感谢——受纳吉教授本人的委托，这里我谨代为传达。

三、体例格式与译注处理

学术译著的规范和体例，大都有学科的相应要求。就本书而言，作者本人始终恪守着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同时借鉴了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方法，以帕里和洛德提倡的比较观照穿行在不同的语言传统中，因而原著在广征博引之间深有文本疏解、词源考证、音训义释等古典语文学的旨趣，频有古希腊语、印度语、拉丁语和其他外来语的使用和诠释，还有专门以斜体字表述的重点或旨在强调的特定意涵，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求中文版在体例排印格式上要充分体现作者的考虑，以突显原著的内在蕴藉，因此也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处理诉求。虽然让我花费了一定的时间来斟酌，好在出版社不避其烦，这里似有必要向读者作出大致的交代：

先要说明的是，我不懂古希腊语，“不善为斫，血指汗颜”。但有幸的是，纳吉教授在原书的写作中，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不懂古希腊语和普通读者，但凡有古希腊语／文或其他外来语出现的地方，都紧跟着相应的英文解释，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深知自己古典学与荷马研究中的专门知识还有太多的欠缺，只能结合翻译广泛阅读，谨慎查对，认真补课。幸而本人先后师从马学良教授和钟敬文教授，受过语言学与民俗学这两个学科的系统训练，较为熟悉原著特定的概念和术语及其背

后的学术传统和工作方法，当然也希望自己在翻译中不会走得太远。

言归正传。就行文中的专名与术语来说，按目前国内学术译著中比较通行的做法，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古希腊语 / 文、印度语、拉丁语及若干其他外来语，以及作者着意强调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在文中首次出现时或在关键性的阐述中，均以互参为原则，按原文语种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圆括号或方括号的夹注形式，或附上原文，或附上对应的汉译。这样于读者可以方便查对和引用，于作者可以保留其良苦用心，于译者则可以留下纠错的空间。此其一。

其二，就格式编排与字体排印而言，中文版根据原作体例作出了一定的本地化处理。归总起来讲，原文加引号的术语或语句，译文也加引号标出；行文中以半角方括号“[……]”引出的文字为插入语，用以语义补足或解释，除特别注明外，大多为作者所加；原文的斜体，译文用黑体；但凡书后附有译者作出简释的专名和术语，正文用楷体标出。下面就相关的体例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1) 作者着意强调的术语、概念和特定的表述段落，但凡采用斜体者，译文中一律以**黑体**表示，例如：程式 (formula)，创编、演说和流布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nd diffusion) 等。

(2) 本书正文与注释中出现的专名与术语，但凡译者认为有必要在附录中作出简释者，译文中都以**楷体**表示，其标记方式大都以第一次出现为准，个别集中讨论的地方则以就近处理为原则，读者可在书后相应的汉英对照条目下查阅其释义，例如阿里斯塔科斯 (Aristarchus)，演说中的创编 (composition-in-performance)，言语行为 (speech-act) 等。

(3) 原著涉及古希腊语 / 文、拉丁语、印度语和其他外来语的专用词